

后坡地的小阳春

春天没有遗忘。我的后坡地，依然有我的春天。

本以为白雪覆盖了分水岭，包括故土的后坡地，定将所有的生命藏匿殆尽。于是，整个冬季，我都躲在小城的旧楼里，与世隔绝，只当三月的风路过我的窗户，我才打开我的耳朵。一阵啾啾，乡下的燕子来了，它们是我的亲戚。母亲说，俺早就把木门打开，燕子也是俺的孩子呀。

开春了，后坡地顿时活跃起来。河流在白雪融化之后，向南去的淡水湖大胆地表白。满腹的经纶，一夜唱啊……向阳的坡地，麦子们很有层次，摇头晃脑默诵着“汗滴禾下土”的诗章。和着绿色的节拍，一直向坡顶奔去。

是谁在拨洒春天的笔墨，黄金流地，我在后坡地的深处只能匍匐行进。

牧童的笛声在记忆里，渐渐地明朗。近在咫尺，低头觅食的老牛，是我骑过的那头么？向晚，父亲没有答语，牧草杂草已绿。

野花满地，放肆地开着。我蹑手蹑脚的，生怕它们有个闪失。

打个漂亮的响指。转身面朝我的老巢，熟悉的炊烟已经爬至后坡地。惊叫，一对花喜鹊叽叽喳喳地飞过了我的头顶，谁家又有喜事。

桃花、杏花、荠菜花……多是邻家妹子的小名。馨香脉脉，走进河畔，每每我会深深地吮吸，碰面，那叫一个爽。

极像赶场，最绅士的大白鹅引领着一群麻鸭。草食富有，后坡地的拐角，顽劣的孩子们绝对不去践踏的……

三月，后坡地不再沉默了。三月，我回到后坡地，再也不烦累了。

春上，咱去后坡地走一趟

赶在春雨之前，我得去一趟后坡地。金色的菜花是咱土著居民，由它们夹道引领，我绝对不担心会迷路。远眺，一树的桃花是鲜活的旗帜，高在坡顶。殷勤的蜜蜂提前把沉甸甸的果实发布在我的日记簿里。阳光流淌，馨香满页。

后坡地，咱乡土的名片。不需要刻意地描摹，你来了，就有咱的座上客。

岭风，是温和的，充盈着乡间小道。你与庄稼随便聊聊，就会变成其中的一株，拔地而起，熠熠生辉。

麦浪你追我赶，强身健体的功夫，不可小觑。

尾随它们多日，我终于抬起头来。看天，一片湛蓝。

散文

云山雾海天堂寨

黄守浩

疫情放开后的一个春日，我和校长陪同几位省作家登天堂寨。尽管天气阴沉，群山被浓雾封锁，但我们仍然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地前往。因为，在此之前，我这个资深天堂寨导游就跟他们神吹。天堂寨四时皆景，云雾之景更是可遇不可求的奇景，那正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天堂美景’却在云雾中”。听导游讲景，那情那景，别具风味，更非一个“神”字了得。

乘上景区公交，绿色大巴犹如威尼斯小艇般地在崎岖蜿蜒的山崖柏油路上穿行，车轮不时带着雾气飞跑，准确的是车轮卷着雾气前行。刚转过鹰嘴岩，对面的“白马”臀部被浓雾包裹得严严实实，白马峡谷里像忽浓忽淡的袅袅炊烟，让我正想发点什么感叹时，突然间，车前车后，全都被浓雾笼罩了，可视距离不到十米。然而，公交师傅却全然不顾，没有减速的迹象。我感觉坐的不是公交车，而是出没在浪海里的冲锋舟，时而后视镜似乎要触碰到山岩突兀的石角，时而与道旁的景观树擦肩而过，时而好像要与对面的来车亲密接吻似的。虽然让人有点心惊肉跳，但你丝毫不用怀疑师傅娴熟的驾驶技术。

车到虎形地停车场，弃车踏级而上数百步，来到大别山索道下站。坐上亚洲最大的转角索道。沿瀑布群景区而上，做一回“仙人”，腾云驾雾，跨三山，飞五洞，直达“吴楚东南第一关”之山顶。这境界，使人既想吟诗作画，又想尽情地高歌一曲。

在缆车厢里，我开始给客人讲景：这里是天堂寨最壮美的九影瀑，那里是众多版本情话故事的情人瀑，再上去，就是中转站三道瀑，名叫泻玉瀑。泻玉瀑上面有一个瑶池，相传王母娘娘曾在此沐浴。王母娘娘的香水瓶，流下来就成碎玉了。我们正说笑侃景间，校长指着手机屏幕，不禁惊叹起来：“呀！今天我们在山顶可能会看到太阳呢！”

“不会吧？近来一直是阴天呀！”“这里雾这样大，山顶会看到太阳？”

“是今天？”城里来的作家朋友都不约而同地质疑校长朋友圈短视频的时间性和真实性。

校长肯定地说：“这就是我的一个景区朋友今天早上在山顶拍的。”

我也不由自主地帮校长佐证：“天堂寨的天气就是瞬息万变。我曾经就有一次在山顶看到一种奇异的现象。站在山顶天街上，中心线以南下雨，以北天晴。”

“这样奇妙？那我们今天可要大开眼界了。”一位作家立马作出要吟诗作赋的样子来。

校长说：“姚鼐在《登泰山记》里不是说‘半山居雾若带然’吗？现在我们正在带上呢！”

说笑间，缆车已转过三道瀑中间站，沿着峭壁直上，



本版责任编辑：流冰 邮箱：643385541@qq.com

分水岭上的春天(组章)

王光中

守望村庄。秋天的草垛像个老者，细说着岭上的风雨四季。我是它们忠实的听者，有时也会诗情飞扬。

青草茵茵，鸟鸣声声。还有我忠诚的父亲，他把自己的来生都交给了后坡地，化作春泥更护“坡”。

匍匐前行，我向地膜拜。……菊花，盛放金秋；腊梅，浸润寒冬。春上，一株狗尾巴草在疯长……

弯过了村庄的公路，疾驰而去的是奔驰。今生今世，仍偏居一隅。后坡地，没有落单，没有被遗忘。大隐而成为都市客的朝圣之地。

幸运。赶在春雨之前，我去了一趟后坡地。今春，我兑现了承诺。

射向春天的枝头

贪婪着雨水、阳光和鸟鸣。春天的枝头比较张扬。

三月的风口，开始磨磨锋利的箭，然后，朝春天的枝头射去。我泪眼扑簌，一片洁白的羽毛飘向蠢蠢欲动的河面。

往后坡地一站，我就变得有点痴了。不是对花的痴，而是善于健忘，无法将教科书里的花名与自然的实体一一对号。

凑近一朵微开的花，听一只蜜蜂在私语。我怦然心动，想起《诗经》里就有这么一种花。

春栖居在枝头，有似白鹤晾翅的花。轻起的微风是她们“表演”的助手。没了绿叶的陪衬，一树热闹着。

射向春天的枝头，枝头就如无数个炸开的万花筒。需要一场及时的花雨，在春天的当口，人们翘首以待。

继续等待，等待时间的钦点，一枚枚果实挂上枝头，为平淡的练习作一次靶子。

春上得枝头，生殖的欲望更加强烈。重新梳理目光，枝头的巢一次次被温暖。

万箭齐发。射向春天的枝头，我甘心当一回春天的俘虏。

吮吸春天的乳汁

一到春天，我就变得十分娇小，营养似乎也不足了。

惦记着雨水，江北的雨水。苦涩中略带些绵甜。浣衣的姑娘弯下腰身，春天就在行人的眼前晃动。柳笛吹响了，谁这么任性调皮，河面扩展着均匀的涟漪。

后坡地上，还在操练，排兵布阵的麦子们直挺挺的，晨炊后的奶香，弥漫在原野的上空。蓝天更蓝。

爬上坡顶，谁都能看见。春天，硕大的乳房。母亲康健着，我不再撒娇了。母亲干瘪的乳房，依旧是我今生的粮仓。

上苍眷顾。经络活泼，春天温暖着母亲。母亲用粗糙的双手承接着分水岭上的雨水，洗浴着自己的乳房。

运动的春天，血管喷张。洁净的奶水，充盈……

学着婴儿的啼哭，骗得一口春天香甜的乳汁，梦中呓语，母亲没有责骂。

跑上后坡地，厮混在一片热络的庄稼中，春天的母亲也心疼起我。用她那春风的手抚摸饥肠辘辘的我，“就你最淘气！”——晚餐了，我大快朵颐。

与之近邻。面对那些含苞待放的花朵，春天的母亲更是心生怜爱。一点一滴地喂养，花无语而娇羞半掩面。

采蜜的蜂，永远在路上，一万亩菜花从不嫌多。

置身于菜花丛中，母亲也是蜜蜂的母亲。忙碌的蜜蜂围绕着母亲翻飞，家就在这里，休憩的梦想跟着甜蜜。

请安静地吮吸吧！母亲把春天里的孩子一一搂在怀里，打着节拍，哼唱儿歌。

春分，江淮在进行黄金分割

在一张薄纸上，我写下了二十四节气之春分。于是，春分就提前到来。

其实，蜗居在分水岭上，我舍不得用“分割”一词。但是，节气对于时间还是作了坚决的分与割。等量，便成为我的黄金分割点了。

春分之日，我只得把江淮再次分割。一半属于淮河，一半归于长江。

适逢龙抬头的二月二，混乱的鞭炮把我一遍遍地折腾。谈及失眠，我还关注世界睡眠日的主题。

昨日的雨水，继续往庄稼的根部深入。而今日的春分，阳气攀升，杨柳婆娑。

“春分雨脚落声微，柳岸斜风带客归。时令北方偏向晚，可知早有绿腰肥。”(七绝《春分》)苏醒

一枝与一草，保持着完美的结合。窗前，枝头的鸟巢渐渐潺潺。

扑棱棱的，扇动着白色的翅膀，犹如蝴蝶。一树摇曳，多情的泪眼扑簌。

而在今日的春分，与身身的慵懒与颓废作切割。有人起了个大早，跑上岭上的后坡地。

谁吹响了春天的号角？莺歌燕舞，草木繁茂。牵出诗歌里的老牛，我去后坡地放牧。暂时收起牧童的短笛，让课堂里的朗朗读书声充盈整个村庄。

春分之后，我便有了充裕的时间，我村庄的后坡地需要打理。

后坡地，不可复制的春天

后坡地，一片不可挪移的土地。祖辈是土著，谁也不会背叛。

春雨过后，我的记忆愈发清楚与明朗。有着阳光的袒护，我会从睡梦中自然醒来。

兴奋地，近乎张扬，是我顽劣的脾性。母亲，把童年的小毛鹅交由我散放，我的大本营就是后坡地。我深信青草嫩芽，是鹅崽们最爽口的野餐。时常，我也拔几根草放进嘴里嚼嚼，春天的味道有点甜。

春上的后坡地，保持素雅的风格。小竹林坚守自己的岗位，穿上军装，显得庄重而高雅。破土的竹笋，不动声色，在雨后给人以莫大的惊喜。散落其间，有零碎的野花，浅浅淡淡的。

一弯春水绕着后坡地，犹如母亲温柔的臂膀，任凭抚摸，谁也不会挣脱……

在后坡地安营扎寨。庄稼的种子经过祖辈的筛选，与其泥土深打交道。系列的改良与优化，后坡地依旧是粮食的繁衍生息之地。

春天，后坡地是隐秘的。猝不及防，一只活物从你面前闪过，远处只留有野草在晃动几下。

春天，后坡地是羞涩的。谁朝后坡亲切地喊了一声，桃林馨香弥漫，笑语盈盈。

春天，后坡地又是阳光的。麦浪翻腾，向远处的岸奔去；油菜花的旌旗旗动着，呐喊助威……

春天，后坡地会莫名多出经年没有的鸟语花香、莺歌燕舞等。赶紧铺张诗笺，我倒是无法作记录，只等春天重新发配一次。可是，咱后坡地的春天绝对是不可复制的。



诗与画

《梅花》

王安石(宋)

墙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
为有暗香来。

李陶/摄

春天的风

孙玉琢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每每读到朱自清先生的这句，都在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共鸣，母亲的抚摸，是多么地温柔，让人眷恋。

那抚慰人心，具有治愈效果的春风，可不就是如此吗？每年觉察春天到来的时刻，通常都不是某个具体的日期，也不在立春那个节气，而是在一个偶然的早晨或下午，正走在路上，忽而就闻到了泥土里的青草味。

“哎呀，我闻到了春天的味道！”总会欣喜地叹着，周围的空气湿湿的，裹挟在已经开始柔和的风里，好似在孕育着某种即将萌动的情感，就等着一个释放的契机。

这春天的风呵，万种风情。她和“三九”时节的风可不一样，冬天的风太彪悍了，一阵阵风来似是要把人的皮肤给扯破，刮风时，躲在家中还能听到外面的呼啸，像是吹着哨子，又像是在嘶声力竭地哀嚎，总之不是那么好听，也吹得人心头瑟瑟，连开窗都不乐意，更别提户外活动了。“北风卷地白草折”“万径人踪灭”大概说的就是此等萧瑟严寒的景象吧。

春风就大不一样，要不怎么常常被拿来比喻——某某就如春风拂面。春风吹在脖颈里是温暖的，甚至燥热的，到了柳丝吐芽时，阳光大好，油菜花开，走在田埂上会有一种“薄汗轻衣透”的畅快和舒坦，外套穿着热，脱了又凉。春风吹过的湖面涟漪阵阵，小鸭子悠闲地梳着羽毛，岸边枯黄的芦苇随风摆荡，和垂下来的柳条亲密相触。那柳丝儿已然按捺不住，渐渐冒出了芽，风骚地扭动着柔软的腰肢，仿佛在说：“看！我才是报春的使者。”

梅花终于退场了，海棠、杏花、梨花都跃跃欲试，等了太久终于等到了春天，谁还不美他个天翻地覆！

春风如此暧昧，撩人心弦，午时热过一阵子，太阳落山后，它又开始微凉了，与冬天下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得持续个把月。

春天的风，真是万能。可以吹开万朵花，治愈万种疾病，还可以唤雨来，浇得大地喜极而泣，成为农作物眼里的“喜雨”。下雨时，雨夹着风，风吹着雨，或绵绵如丝，或惊雷滚泼，然而无论这雨是怎样的，都讨人喜爱，因为春一来，就是万物复苏了，“新生”都让人欢喜，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听起来都振奋人心。

不如，就去春风里走走，那些冬天里的伤痛和寒冷，在春风里会一一抖散。在这风里，人是放松的，春风能祛除人心中的顽瘴痼疾，置身其中，慢慢就消解了。每个春天都是新的开始，万象更新，从头出发。

而春风也是冷的。“倒春寒”是每年必经的一段难熬的时光，尤其是对有风湿病和怕冷的人群，通常你以为春天到了，筋骨也舒展了，倏忽地给你来一场冷雨，甚至是一场白雪，猝不及防地，才收进柜子的大衣和羽绒服又不得不返场救急，你想坚持几天，偏就不穿，还真挺过不去，那早就看上的春装美裙，怕是还要过一段时间，再等等了。

主要是这风比冬天的风更容易让人生病，春季主生发，人毛孔打开，心神松弛，一不小心就会受寒中了“风邪”，这要是没做好保暖，恐怕就会埋下病根呢，还是小心为妙。

“春捂秋冻”“二月春风似剪刀”“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春寒料峭中，时暖时冷，让人猝不及防又沉醉不已，这从寒冷里生根发芽的季节，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极寒才能迎来温暖，就看你有没有勇气迈出脚步去迎接。

经过冬眠的舒适和松弛，探头去迎风追赶，当然会有丝丝凉意，甚至胆怯。

可是，谁又不爱春天，谁又不爱这可爱的、醉人的、治愈的春风呢？春风固然是极可爱的，它能暖身、暖心，只不过拨去病根，还在于自身正气。

正如《黄帝内经》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那就走出去，去有春风的地方，治愈自己，获得重生。



醉美风景在狼谷

张学梅

大别山狼谷，一度沉睡在舒城县晓天镇三元村的深山峡谷间，它的狼性与善变，低调地藏进小龙井的乳名里。

一声春雷落地：扶贫攻坚，乡村振兴。具有战略眼光的扶贫工作队，像洞穿世事的伯乐，第一次走进小龙井，就发现了狼谷的价值。它的神秘面纱，自此被人们缓缓撩起：这里环境清幽，四季风景优美，人文气息浓郁，就算忙掉头也要抽空看一看。

若是从六安城区出发，沿“九十山水画廊”旖旎而行，进入晓天镇三元村街道，远远就看到高大气派的大别山狼谷游客接待中心，赫然矗立在狼谷附近。停车瞩目，游客和工作人员，熙来攘往，满面春风。

春天，你来看看春，狼谷入口处的栈道，定会执花相迎，叮咚的溪水也会对你快乐歌吟。如果你有足够的闲情逸致，可以驻足道旁，美美地欣赏三元村的大妈大娘们，棒槌轻荡棉衣的农闲。惹人想象“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空前盛世，以及农民安居乐业的富足悠闲。

移步“狼穴”，青草夹岸，谷流潺潺，绿叶鸣笛，狼啸风吟。大别山狼谷，从你到来的这一刻，就拉开了山暖水欢的序言！

拾级而上，援溪觅踪，跃狼谷即在眼前。这里粗犷峥嵘，沟壑天成，很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处女地时，那些野狼在谷地觅食，有时为摆脱追捕，越谷逃生，故名：跃狼谷。

跃狼谷，两岸草木葳蕤，岸石苔痕依稀。有大胆的年轻男子，喜欢从此跳跃溪涧，挑战狼性，也不失为一种乐趣。

过观景桥。竹隐瀑，掩映在翠绿茂密的竹林间，倾心潭即在眼前。潭水，清澈如黛，形如赤心。“心”尖有一小口，缓缓漾出一股股清泉，如怨，如诉，像有谁倾诉着什么。相传，心有戚戚者，情有郁闭者，事有堵心者，都可以来此倾诉，然后，郁结消散，豁然开

朗。如有青年男女携盟誓，并可结下美好姻缘。如若不信，可以来此一试，方可信哉！

离开倾心潭，拾级，坡上有一飞檐翘角的玲珑小亭，名曰：“听音阁”。阁中设有山语琴，有兴趣的话，可以撩襟危坐，纤手抚琴，抒怀一曲。让悦耳的琴音，与狼谷里的蛙鼓蝉鸣互相呼应，抒一曲曼妙的山高水长远。令疲惫的工作倦怠感，一扫而空，忘了烦恼，忘了人间。

走下听音阁，不几步，就是一片小小的开阔河滩，叫“落石谷”。放眼，乱石如文人堆砌的形容词！修饰的，限制的，褒奖的，贬斥的，真是各怀绝技。野性十足的那块，叫卧狼啸月。细观，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仿佛皎洁的月光下，肆无忌惮的野狼在山谷里，引颈长啸。那块状如癞蛤蟆的，叫“神蛙飞天”。看了这个名子，我一下子笑了气了。前俯后仰地摇着花爷的胳膊说：看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已不再是痴人说梦！

笑声刚落，并听到尖叫声响于耳。原来有那么多人再次“喊泉”。真是声高一尺，泉高一丈，喊得人饶有兴致。我们这些排在队伍后面的男女老少，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迫不及待了。这滴滴溜溜的天狼湖水，怎么一飞上天，反侧色如白银，落水如玉了呢？真想伸出发财的小手，趁机捞一把，发个意外之财啊！

“喊”累了，玩够了，可以上彩虹桥，体验步步惊心的滋味。用铁索搭设的三座彩虹桥，每一步都让人尝试到步步都身临生根的劝诫。若是夏季雨量丰沛，山泉滚滚而下，俯身临水不安分的天狼湖，你一定会想到“大渡桥横铁索寒”的诗句。一阵不寒而栗之后，想到先人们为国捐躯的英勇无畏，可见他们的勇猛，绝不是一般狼性可以比拟的！

如果说彩虹桥是一篇美文里承上启下的过渡句，

那我们刚才所见的美景，不过是地砖引玉的上半篇，精彩的下半篇还等待更进一步去领略呢。

过桥，行走在傍坡的栈道上，春看山有色，夏赏彼岸花，秋品油茶香。每一花，每一朵，都会顺情顺意地依从你的脾性，绝不会让人寂寞独行。稍后，登上观景台，举目皆有色，俯身即山水。回望狼谷，山与水的关系，让我浮想联翩：山为本色，水为花，锦上添花！山为骨骼，水为肉，血肉相连！山为篇章，水为脉，线条分明……

在日益疏远大自然的今天，来此读一读山水，真是神赐良机。若是登上“托儿岭”和“天机谷”，听一听关于帝王将相的传说，那才叫“胜读十年书”呢！相传，这片山岭曾是栖龙落凤之地，帝王气冲天盈地。元末明初一群难民，从凤阳流落舒城，有一瘦弱妇人，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却不在此延下一男婴，因担心无力抚养，怕遭天折，得不过好心的农户收养。这孩子，便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明太祖朱元璋！这便是“托儿岭”的由来。

众所周知，小时候的朱元璋十分贫困潦倒。一日，秋高气爽，乞讨困倦的朱元璋，见一山谷巨石可以卧躺休歇，便不走了。还自得其乐地书下“天地罗帐床，月伴我眠”的句子，因此处清幽无人，便肆无忌惮地呈“天”字状，赤裸而卧。

这一卧，不但打草。无巧不成书的是，恰逢神机料算的刘伯温路过此地，他识破“天机”，晓得“天子”“天机谷和晓天镇，因此得名。

听老人说，这里本是一块“活地”！老人指着那块悬在山壁的大石，对我们说：“早年此石小如鹌卵，落水累月地生长，如今大如棺材，因此叫‘官财石’。不管学子富豪，凡摸过此石者，必生意兴隆，高考即中！每年，即使隆冬凛冽，仍有求运者络绎不绝。”

一行在回程的栈道上，我们一同仁得出了这样的共识：大别山狼谷里的一块石，一颗树，一粒鸟鸣，一行脚印，都有它神性而独到的一面，都值得敬畏与观赏。

